

寮的小窗，破旧而明亮，像一个穷孩子的眼睛，流露出期盼的神情；那是一双灵动的眼睛。

因为窗小，没有装过窗帘，从未享受过布的细腻与温暖，但它仍然有凝视的权利。并且爬满了青藤，今年的花，去年的叶，前年的枯藤缠绕在一起，成为窗饰。寒风、冷雨、飞雪、落花，时来扑打木筋毕露的窗棂。

拥围寮的大树，叫不出名字。像一群陌生的故意来此寻衅滋事的外乡人，想用身体挡住小窗，不让它与外界接触，但小窗仍顽强地不分白天黑夜地朝外面张望。

清晨，小窗醒来。我也醒来。小窗就是读书窗。我在窗下读书的时候，乌鸦的啼叫、日本巷子里烧烤的叫卖声，便一声声地落在我的书桌，触动我的情思。

有时我会仰起头，瞧起脚，从黑木栅的窗口，寂寞地朝窗外的世界凝视。

大树是我的日历，枝叶是我的风向标。看树叶的色彩，影的正斜，我知道现在是春天还是秋天；是上午还是下午；是刮风还是下雨，是飘絮或是落雪。因为关不紧的小窗，风会进来，雨会进来，絮会进来，雪会进来，寒气会进来，叶子会瑟瑟发抖——小窗是四季的画框。

举例来说，春天刚来的时候，胆小得像与南唐李后主幽会的小周后，那个和李后主约会的情人。尽管放轻脚步，还是觉得檐滴如山响，绿衣太闪亮。又激动，又害怕，神色不宁地向四面张望，心都提到嗓门口。突然她灵机一动，脱下绣花鞋，提在手里，穿着丝袜，悄无声息地下了台阶，一溜烟穿过残冬的长廊——急急忙忙地与皇帝约会。

没有靴痕，没有声音，没有通知任何人。车辙泥泞，不是足迹；莺啼言语，不是声音；春雨淅沥，没有敲过门。但春天的形迹，春天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脱小窗的眼睛。

当树荫越撑越圆，撑得鸟声都碎了；终于，日光近头，花柳慵懒，莺儿午睡，草像软软的发，垂在泥土的气息里。

久雨之后，天一放晴，小木屋里便满

是绿色的阳光。

树的枝丫，成了横在我窗口的勺柄，叶子随风舞蹈，绿色的光便如纯净水，一勺一勺舀进来，又一丝一丝从门缝滤出去。寮的小窗，新鲜的空气清澈而透明。阳光是绿色的，光线很柔和；此时，明亮的黄色，参合一点绿，房间便暗了；一暗，就暗成静谧。

我躲藏在静谧里，像树壳里的虫豸，侧耳细听惊蛰的声音；看拖着亮晶晶痕迹的蜗牛，在寮的小窗前慢慢爬过。

春真的走了，夏真的来了，杏花碾成香尘，雨才放声大哭，风也发狂，门已黄昏，寮的小窗，灯亮起来。

秋天，小窗可容山月。

窗小，山月更小；小窗不仅能容纳山月，还容纳东山弯弯的脊背。风在寮檐下装了一排箫，“呜呜”地吹哀怨的曲子，一直吹成初冬的雪；箫停下来的时候，窗外全白了。

隔着小窗，我像雪中的饥雀，每天都等待干粮般地等待亲人的来信；我经常站在小窗前春望，然后下楼去看信箱。

一排信箱设在门边，不锈钢的外壳，箱上槽中插着我名字的卡片，那是亲人感情的仓库。

有的人信箱不锁，我是锁的；因为故乡的来信被密封过以后，像酿过的酒会更馨香、更神秘、更温暖，更不与人分享。为了开启方便，我把信箱的钥匙藏在东墙一个树木覆盖的隙缝里。心里藏着秘密，别人不知道。

我一天要开几次信箱，早上开一开，中午开一开，晚上开一开。明明知道没有信，对着空信箱也要忐忑地开一开。真的没有信，我便脸色惨白地病了一般。

啊！有时突然收到一封信，便快乐地进了天堂，取了信，坐在小窗下读。

那时，寮的小窗，便晶亮得像妻子湿润的眼睛；晦暗的日子就明亮起来；那时，小窗映出的空白，便把我的心和京都的天空连接在一起，和天上的小鸟连接在一起，和故乡亲人的叮嘱连接在一起——

劝君早归家——绿窗人似花。

寮的小窗

曹旭

此相处得亲密和谐。

在我看来，当天在座的都是成功人士。从物质层面，成功固然可以“量化”，但从精神层面，真正的成功，是做人的成功。当今社会正在经历转型，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这种时候，我们的青年就更需要这样奋斗、团结的“胡杨精神”！在《沙漠》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能有这样的成绩，那么，在今天这片已经更滋润、更丰厚的土地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得更出色呢？



灯花

青年要有“胡杨精神”

谢则林

这批学生就好像文化沙漠里的胡杨，依靠着坚韧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昂首屹立在社会主义大舞台上。更难得的是，树有树梢树干之别，多数人是充当树干和树根的，少数当上了树冠树梢，但据我的观察，树根树干上没有去嫉妒树梢风光无限，高高在上，抱怨自己被埋没在土里；树梢也没有忘本，明白没树根提供养料和水分的支撑就会枯萎……彼此相处长得亲密和谐。

在我看来，当天在座的都是成功人士。从物质层面，成功固然可以“量化”，但从精神层面，真正的成功，是做人的成功。当今社会正在经历转型，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这种时候，我们的青年就更需要这样奋斗、团结的“胡杨精神”！在《沙漠》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能有这样的成绩，那么，在今天这片已经更滋润、更丰厚的土地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能做得更出色呢？

不久前，作为当年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应邀参加了晋元中学七〇届学生年级的大型聚会活动。我利用就餐和拍照空隙，走访了年级中当年有名的《尖子生》。他们有的凭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和跌倒了再爬起来的韧劲，成了有一定名望的企业家，但他们毫无骄矜之色，低调做人。我又对当年受《读书无用论》毒害最深、常常捅漏子的几名同学作了访谈，得知他们的参军复员的还进了厂矿企业，成了技术骨干，退休了还被返聘，有的还开了工厂和商场，帮助上百人解决了就业问题……这次聚会让我浮想联翩。这批学生，求学时经历动乱，但不仅没有成为被毁掉的一代，相反在逆境中崛起，出了不少人才。这令我想到沙漠中的胡杨树。

据说胡杨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能从干燥的沙漠吸取水分与养料。这种树生命力特别顽强，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

急性脑血管疾病“脑卒中”正音

盛骏毅

“脑卒中”的“卒”中，操普通话者常有人念成 zúzhōng；而操沪语者有些人则往往念成如吴方言的“职”中。其实，这两种读法都是错误的。

卒中，即“中风”。此词为病症名，古已有之。如：“卒中者，卒然不省人事，全如死尸，但气不绝，脉动如故。”（《医学纲目·卒中暴厥》）“治卒中，昏不知人，口眼歪斜，半身不遂，并痰厥、气厥。”（《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

《汉语大词典》收有“卒中”词条，注音为 cùzhòng；释义为“中风”、“中医病名”。“卒中”之“卒”，通“猝”。《玉篇》云：“猝，言仓猝暴疾也。今作卒。”“卒”为副词，义为“突然、急速”，如卒死、卒急、卒风暴雨，故念 cù。“卒中”之“中”为动词，义为“受到、遭受”，如中毒、中邪、中计，故念 zhòng。又，《汉书·叙传》言“（班伯）道病中风”，注曰：“中，伤也，为风所伤。”

副词“卒”，双音节同义词为“仓卒”（亦作“仓猝”、“仓促”）。“卒”、“猝”、“促”同音，沪语均为入声字，音如“触”。故“卒中”一词，沪语发音应如“触”中。



生命、内涵、灵感和述说，并会觉得手里接过的不只是一叠练功券，而是一种光荣、一种接力和一种责任。因为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信任、重托和交行人爱岗敬业的职责、使命。数出了这沉甸甸的分量，我再数，心里就有了数懂、数快的底气和动力了。

数出了速度与自信。别看数券这点小把式，没点招数还真提不了速。为纠正自己阻碍提速的痼癖动作，我一招一式地模仿身边老师的规范姿势，在左手持钞展开扇形后，右手动作重点把握了“轻、准、快”三窍门；同时采用分组计数法，让脑、眼、手协同配合，齐发巧力。就在我手指酸胀，想歇口气的那阵子，一次我去捡被风吹落的练功券，忽然联想到点钞机一旦遇到停电或故障时，人工点钞这套传家宝式的看家本领是多么的救急、管用和环保。尤其是又快又准的人工点钞能传承和传递“有温度”的服务，娴熟的点钞动作还能当场展示指尖上的服务，指尖上的情怀，指尖上的风采。况且自动化程度越高，越要做好人机结合的服务，才能赢在一线柜台，赢得更多的客户。想着想着，我又扎进了点钞堆里。现在我可以达到上海分行新生培训的要求：两分钟数三把，与世上数钱最快的 2003 年创下吉尼斯纪录 30 秒钟可数 171 张钱币的宋超相比，速度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我虽当不了夺金摘银的数钱“超人”，但可以一步攻克一个关卡，逐步提升自己。这就是我从莘莘学子到银行柜员的角色转换中，迈出的第一步。

数出了温故与励志。

数『练功券』

李姗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俄罗斯的建筑（水墨速写） 汪家芳

“不能只图取得，不想给予；不可只管捕获，不事养护”——乘在工作船上，参加黄浦江上游鱼苗放流活动，阿弟深受启发，尽管鱼类在自然环境中具有自生自繁的能力，但是它们已经承受不了人们穿年累月的捕捞和对水环境的干扰污染。增殖放流，善待鱼类，就是保护环境，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船至石湖荡镇三角渡的“浦江之首”，淀山湖的来水经过泖河-斜塘，浙北的来水经过大蒸港-圆泄泾，从三角的两端在此汇拢，形成大江向东南奔流，黄浦江就从这里开始了！这段水域水面开阔，水深流急，水生生物资源丰富，是鱼苗放流的理想地点。来不及细赏唐宋风格的灯塔，船已航行到位，放流正式开始——鱼苗被从船舱舀出，阿弟和市民代表在渔政管理人员的见证下，拎起红色鱼桶，把活蹦乱跳的鱼苗顺放在喷着水线的斜面滑床上，伴着“啦啦啦啦”的声响，鱼苗或直接窜入，或连翻几番，或甩尾顺“游”，或急速挤落，欢快地滑向黄浦江开始新生活。阿弟特别有劲，一连放流了十几桶鱼苗。

增殖放流，就是把养鱼场繁殖的经过健康检测的鱼苗放回到自然水体之中，既可“活水养鱼”，又能“活水养水”。这次放流的 40 多万尾鲢鱼、鳊鱼、鲫鱼、黄颡，都是能够大量吃进藻类、浮游类水生生物的滤食性鱼种，所以不但有利于鱼类繁殖，也可以改善水质。

听说现在买鱼放生的市民越来越多，但是有些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把非本土的巴西龟等外来物种、捕食小鱼小虾的黑鱼等凶猛鱼种、杂交的锦鲤等观赏鱼种、不适宜在内河生长的其他鱼种也滥放一通，这反而会对水域生态安全和水环境造成破坏。阿弟就想，要是创造机会，让热心放生的市民也能像让热钱放生一样出资认购鱼苗和渔政部门一起放流，就能形成资源养护与环境保护的合力。阿弟想问问青联的朋友，有没有兴趣发起一个把放生和放流结合起来的公益组织。

鱼苗放流

——景视微言 任向阳

笔者居住的小区斜对面是草木葱茏，鲜花盛开的虹口公园，说句并不夸张的话，哼上一支小曲即可轻松抵达，有朋友就点评：这不是此地居民的“后花园”嘛。尽管鲁迅公园这个名字是 1988 年就已经正式变更了，但是居民还是习惯叫它虹口公园，不用猜，准是老虹口人，改口也难。

后花园的景色春天最佳。前一阵，沪上媒体报道了虹口公园的樱花盛况，吸引了众多游客纷至沓来拍照留影。但其实，除了樱花烂漫，绯红如轻云外，沐浴在晴日丽阳下，园内万木枝头含苞蕾，梅花、樱花、茶花、紫荆花、紫玉兰、二月兰、迎春花争艳斗芳，竞相绽放，恰似一片偌大的花海；而甜爱湖畔的细长柳丝，随风

舞动，频传春讯：春天来啦！

清晨无疑是赏花的最佳时段，这当儿，游客稀少，全然没有周末人挨人，吹拉弹唱的闹猛，因为是“后花园”的主儿，所以可以悠然自得地在白如雪、红如霞的花丛中惬意地散步，尽情地观赏淡粉红的樱花下，黄澄澄的一大片的迎春花竟然是这么养眼！你从未来没有想到这两种颜色搭配也会这么美妙和谐。属于绝配！不仅游客，就连上班族也放慢了匆匆赶路脚步，时不时举起手机捕捉这一幅幅别致的画面。好花人人爱，只能从心里点赞：识货的朋友！

因为是“后花园”，居民享受近水楼

台之便利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春风的吹拂下，许多老人结伴徜徉在五彩缤纷花的海洋里，任由飘落的樱花，飘满一身竟木然无知。那一脸的喜气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电视剧的片名：“幸福像花儿一样”。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管是东方和西方，公园对面的外国语大学的留学生仗着便捷的地理位置，呼朋唤友在花丛里嬉戏游玩，这些小老外会友善地向着游客微笑示意，是的，身处“后花园”的居民，在春风里散步，在阳光下欣赏美丽的花朵，和大自然来一番亲密的接触，心情自然好。真的是 great！（太棒了）

家有“后花园”真好！居家的花架上，石腊红、蟹爪兰、月季花开得轰轰烈烈，闲暇时和左邻右舍结伴到公园散步健身，从心底里为当初的明智置业喝一声彩。不过，我把花照一上传到微信与亲友共享时，想不到家居松江九亭上海弄里人家的大妹发来微信叫板：你有后花园，我有前花园，足不出户美景天天看，幸福花开伴晚年。呵呵，这只能自叹不如了，上海弄里人家是别墅区，当然要比我居住的旧公寓要高出几个档次。

读罢微信，竟会觅得打油诗一首：若要心情好，公园去拍照，身在花海里，幸福指数高。

